

# 程硯秋 的紅拂傳

齊 崧

紅拂傳一名風塵三俠，這齣戲遠在民國十幾

年就由程硯秋推出了，那時他的藝名還是豔秋呢。當時係取材于唐人杜光庭的虬髯客傳，是由大名士羅縷公先生寫編的，劇情為隋煬帝下揚州時，朝政由宰相楊素留守。當時天下紛紛，羣雄并起。三原布衣李靖為蓋世英雄有天下志，往見楊素。相府有歌姬張凌華（即紅拂）於待宴時，窺見李靖，認為是天下英雄，心中默許。於是夜間喬裝改扮，投奔李靖，遂訂鴛盟。夜間二人雙跨騾鞍直奔太原。旅舍之中巧遇虬髯客。相見之下意氣相投遂訂交焉。三人議定在太原會晤，同訪李世民。虬髯客本有平定中原之大志，但在晤李世民後，自嘆才能弗及，將來天下必為李有。李靖決心輔佐李氏。虬髯客歸家後盡將家財贈與李靖夫婦後，飄然而去不知所終。紅拂最後以舞劍娛虬髯以為謝，風塵三俠互道珍重而別。

全劇共分十二場：第一場李靖過江，第二場虬髯會徐洪客，第三場紅拂自嘆，第四場紅拂待宴初晤李靖，第五場夜奔李靖，第六場同赴太原，第七場李世民往訪劉文靜，第八場李靖紅拂星夜奔馳，第九場三俠巧遇，第十場三俠初訪李世民，第十一場虬髯客邀李靖西京會晤，第十二場贈家財三俠拜別。其中第三場是大段二簧慢板，第四場之拂舞，第十二場之舞劍均為紅拂之重頭戲，而全劇精華之所在則為第八場之盪馬與第九場之旅店相遇。盪馬一場，尤以李洪春與之搭配最為出色。旅店一場描述風塵三俠相會，虬髯公處處表演粗獷豪邁，饑餓萬千，為國劇中所罕見。此戲有兩種演法，第一種即全鬚全尾，由第一場一直演到第十二場為止，在普通營業戲中，都是此種演法。第二種演法即由第八場李靖紅拂盪馬為出場而演至舞劍完畢為止。此種演法多在義務戲或堂會中見之。這兩種演法，筆者都看過而依筆者個人之意見，第二種演法，尤為精采。因集中全力演後幾場，更顯得緊湊火熾。記得有一次是在北平第一舞台演大義務戲，前面有尙小雲的玉堂春、楊小樓的江都縣（即惡虎村），大軸是程硯秋、侯喜瑞、李洪春的紅拂傳。該次的紅拂傳，特別精采，因為是壓楊老板的台是一份榮幸，所以個個卯上，纔有出人意外的演出。那次就是由盪馬一場演出，好看煞人也。

於次，以供愛好此劇者之參考。

第三場，亦即紅拂出場之第一場，紅拂女持紅色拂塵在二簧慢板之過門中上場。頭飾為水鑽頭面，身着藕和色繡五彩花之帔，外加黑緞緜花之長坎肩。出場後先在九龍口站定，面帶愁容，兩目平視，然後依照唱慢板之固定台步，站在一處唱慢板一句，一直到最後歸中坐定唱最後一句。其辭句為：「在相府，每日裏，承歡待宴。也不過與眾女，鬥寵爭妍。雖然是，相府中，常承恩眷。辜負了，紅拂女，錦瑟華年。對春光，不由人，芳心撩亂。想起了，紅顏老，更有誰憐。」在這幾句中，都是硯秋的基本程派花腔。以後張君秋的二簧花腔，亦多係由此脫穎而來的。所以這段基本唱腔必須用心研習。「承歡待宴」，是一句委曲婉轉的長腔。與碧玉簪中之第一句唱腔，和梅妃中之「因風送聽」是大同小異的。第五句「芳心撩亂」，也是一個低迴的長腔，微落遊絲，隨風蕩漾，客不勝其哀者，表出內心的沉思。

唱完坐外椅，念一段白口略表家門。在念到「奴家性好書卷，愛習兵書，每聞呼喚之聲，好

不耐煩人也。運用面目表情，道出個性。然後由侍女傳喚念：「正是：歌成金縷無人識，舞罷霓裳只自憐。」即獨自下场。

第四場是拂舞的一場，先上楊素，念引子及坐場詩，接着是表家門。於紅拂上场後，命她歌舞一回，藉遣清興。

紅拂遵命與四歌姬一同起舞唱二六。其詞曰：「見春光，三月裏，百花開遍。」站在台中，執拂指花，衆歌姬侍立在後一排。接唱：「撩人春色是今年。」轉身揚拂過頂，一手執拂端，緩緩下蹲。接唱：「隨風弱柳垂金線，靈和殿裏學

三眠。」移步至小邊台口，衆歌姬隨上。用拂在左右旋轉，然後翻身下腰，用右手支額蹲身作臥倒狀。接唱：「紅襟紫領銜泥燕，飛來飛去把花穿。」和衆女編辮子，硯秋飛舞着紅拂，移步到了大邊台口斜身立定。然後接唱：「紛飛滿地桃花片，一雙雙蝴蝶舞階前。」唱時與衆女分別三推手。在九龍口處抱肩斜身下蹲。接唱：「耳旁又聽新鶯轉，好似珠喉一串圓。」移步至大邊，將拂向後背搭至左臂之臂彎中亮相。接唱：「半空中，又只見遊絲百轉，渾不覺拖逗墜花鈿。」衆女分列兩邊，紅拂女站台中，身子旋轉將紅拂分別在左右舞動着。然後靠近楊素桌案前站定，結束了這一場歌舞。

以下便是李靖往拜楊素，楊相國即在花廳與之相見。紅拂在旁見他人才出衆，相貌堂堂。且聽其言論，知非尋常之輩，竊心許之。在李靖離去時，紅拂又從典吏處探知其行館。并且念出下面一段白口說明她準備採取的行動。「哎呀且住

！想我沉埋在此，終年歌舞，也不過是姬妾而已，終身斷無出頭之日。我看那李靖，是個蓋世英雄。將來一定能成大業。我不免投奔于他，也不枉我平生志氣。今晚夜闌人靜，我便私出府門，投奔于他便了。哎呀！不好！府中禁衛森嚴，孤身女子，如何能够出去！哦有了！我不免先去盜取令箭，等候夜深人靜，我便改換男裝，扮作軍官模樣，混出府門便了。」以後便是照計行事，

混出府門，投奔了李靖。第五場及第六場鼓明紅拂與李靖私託終身，結爲夫婦并約定同往太原與劉文靜相會。

第八場爲李靖與紅拂星夜奔馳，趕赴太原邊馬的一場戲。最初爲程配演李靖者爲郭仲衡，郭之個頭兒與程至爲相配，惟郭爲票友出身，身上的玩藝兒，未見得地道，以後便換了李洪春。李以紅生著名，文武老生亦相當不惡。在這場邊馬的戲裏，展露出他身上的工夫，乾淨俐落，不瘟不火，恰到好處。出場時先悶宿唱西皮倒板。出場後二人輪唱西皮原板，且在慢長錘的鑼鼓聲中，扯四門亮相。二人搭配嚴謹，吃鑼鼓亦嚴絲合縫，姿勢多採取一高一低。硯秋的腰間腿上都呈現了真工夫。高姿如飛鶴騰空。低態如燕掠波平。在四個亮相之中，最美的一個是在大邊台口的一個。李靖手持馬鞭上揚，來個金雞獨立，右腿直立，左腿懸起，頭向下望，與紅拂的目光正遇在一處。紅拂女外罩着斗篷以右手斜持馬鞭來一個臥魚兒，抬頭向上望着李靖，就在這個亮相上唱西皮原板。還有一個亮相是紅拂揚鞭斜立，一手向外指兩目平視，李靖則右手持鞭右腿向前弓

，左腿橫着關開站定，亦向同一方向平視。祇可惜這一場的詞句已不能記憶了而現在流行的本子又漏了這一場戲，變成不可考了。而這場戲是程李二人的技藝表演，爐火純清，不能再好。

第九場爲旅店三俠相遇的一場戲。是全劇精華之所在，同時也是畫龍點睛之處。此場合中擺着桌椅，大邊台口設一桌一椅，桌上擺着梳裝用具。小邊台口斜設一榻作爲旅店之另一房間，這是象徵式的簡單佈景。至於上下場與進門仍按台上之慣例。李靖與紅拂來至店中這個房間，李靖出外洗馬，紅拂却在更衣梳裝。坐在大邊，對鏡理裝唱六句西皮原板。唱畢即上虬髯公。虬公一角必須由著名武二花侯喜瑞担任。筆者看過的紅拂傳，都是由侯飾此角兒。據稱如無侯爲之配，程寧可不唱此戲，其份量之重可知矣。虬髯身着黑色開鑿，手持革囊上。問過店家，進得店房便飛躍蹶身上床斜身臥倒，將革囊扔至一旁。身手矯健，氣度豪邁。英雄氣概，溢於言表。此種表情，非侯莫辦，不作第二人想也。以下一段對白，寫出三俠會晤情形。

虬髯：「噫嘻，好一個絕色女子！這是那裏來的？」

（此時李靖洗馬回來行至門首，怒視虬髯，意欲拔劍，紅拂向其搖手止之，尋思起立。）

紅拂背念：「我看此人定是個英雄豪傑，待我向前問過。」

虬髯背念：「我看這女子，神采非常，一定是個奇女子，她是什麼樣人。」

紅拂移步至龔公面前施一萬福念：「請問尊

客上姓？」

虬髯答揖并念：「俺姓張。」

紅拂：「啊！尊客姓張，妾身也姓張，可是一家人了。尊客排行第幾？」面作驚喜狀，兩眼靈活運用。綻出媚笑。

虬髯：「排行第三。」

紅拂：「呀三兄。」

虬髯：「娘子排行第幾？」

紅拂：「小妹居長。」

虬髯：「如此，是一妹了。幸會幸會。」說時大笑。

紅拂：向門外抬手口念：「李郎快來。」（李靖進門）

紅拂：「過來，見過張三兄。」

李靖（向虬髯作揖）口念：「張三兄有禮。」

虬髯：「有禮。敢問上姓？」

李靖：「小第三原李靖。」

虬髯：「原來是藥師兄，幸會幸會。」

李靖：「未曾領教三兄大名？」

虬髯：「俺張仲堅。」

李靖：「原來是虬髯公。今日幸會，真乃可喜之至也。」

虬髯：「一妹是李兄何人？」

李靖：「便

紅拂傳一劇中，程硯秋（右）飾紅拂女，郭仲衡（右）飾李靖。



是拙荆。」

虬髯哈哈狂笑，豪邁之氣畢露：「好一對美滿的夫妻，可喜可賀。」

紅拂：「張三兄請上坐。」

虬髯：「大家同坐。」於是虬髯中坐，李靖

紅拂分別左右坐下。以下便是他們飲酒談心結為生死之交的對白了。在以上這段念白裏，最要緊的是他們三人的面目表情以及每人不同之風格。

虬髯在眉宇之間以及身動作上，完全是古之狂士俠骨天成。程則儘量運用他的一雙媚眼，顯露紅拂的聰明智慧。李洪春則在出入進退之間，表露他的英雄本色。三人對白時強而有力，緊扣心弦。虬髯於革囊內取出人頭放置桌上時更透出他的粗獷。飲酒食肉猶如風捲殘雲，不愧為風塵中的俠客。待三人計議已定，分別在太原往會李世民。虬髯客上馬之身段，有如疾風驟雨，煞是好。李靖與紅拂二人於下場時，揚鞭踢腿，鷄子翻身，吃鑼鼓之嚴，無以復加。於掌聲雷動之中，結束了這場三俠初會的好戲。第十場是敘述虬髯公到了太原和他的朋友徐洪客在汾陽橋下等候李靖夫婦到來。會面之後紅拂先離去其餘三人同去拜訪劉文靜，請為介紹李世民。見面之後李世民與徐洪客對奕。在對奕時，虬髯公發現李之雄才大略，將來奠定中原，非李氏莫屬。於是辭別諸位英雄，與徐洪客相繼離去。

第十一場是描述如何虬髯客決心離開中原，另尋世界。上場唱搖板。其詞曰：「看中原，歸李氏，棋局難改。好江山，今有主，早已安排。實指望，做神龍，飛騰巨海。又誰知，李世民，

命世奇才。倘若是，我與他爭奪不解。苦了他，衆黎民，再受兵災。我只得，去他方，別尋世界。又豈肯，更低頭，拜伏塵埃。」侯老板噪雖沙啞，但這幾句唱得是渾厚天成，狂傲豪放。虬髯煽動，目似銅鈴。確把虬髯的性格活化了。較他飾演的寶爾墩，有過之而無不及。爲侯伶最對工的一齣戲了。李靖隨後趕來問他因何急忙先行離去？虬髯不欲明言，僅謝他與紅拂前去西京在他家相見并告有要事商談。第十二場，亦即全劇最後一場。李靖夫婦來到張府。虬髯與張氏設宴款待，席間虬髯公宣布了他的政綱。坐在下席念：「賢弟、一妹，愚兄生平立志不小，要作中原之主。誰想衆望所歸，那李世民已占先籌。此處中原，無有我立足之地。我要去到海上，別圖大舉。家財數百萬，已無用處，不如全數贈與一妹，做個妝奩，也略表愚兄一點誠意。一妹不必推辭了。」紅拂再三推辭，然虬髯三兄一再堅持，紅拂與李靖也祇好應允。

紅拂念：「今日之會，非比尋常，張三兄如此高義，弟妹等無以爲報。小妹自幼學習劍法。意欲當場獻醜，舞劍一回與三兄醒酒，不知三兄肯賜教否？」

虬髯念：「正要領教。侍女與李夫人更衣。」這時程老板外穿一身紅光魚鱗式的亮片女鎧甲，內着紅綢緞繡花的襖褲，頭面上有亮紅纓一隻，動動發光。手持合在一起的雙劍在席前站定。在叫起板來之後，胡琴奏南梆子的長過門兒。紅拂唱南梆子其詞曰：「在筵前，用雙手，分開兩劍。好一似，雙飛燕，戲舞階前。既不是，化龍

形，空中百變。又不是，白猿女，道法相傳。也不是，留仙裙，迴風自轉，也不是，漢宮中，人柳三眠。多感他，張三兄，深恩不淺。這一別，再相逢，不知何年。」

程氏的劍套子與梅老板的手法不同，而在台上的地位則差不多。他所採取的站法，也是梅花式。即以台中爲中心，以台的四角爲重心。以各種身段將其連貫爲一朵梅花。程氏個子高，故立式較少。他的腿上工夫「硬是要得」，所以採用蹲或臥式較多。若論腕上工夫他不及梅氏。他有時出劍不能平行，即爲明證。但他的動作較快，足以遮醜這也是他聰明之處。茲將大致身段描繪如下：唱第一句時掄劍，分劍，轉身，臥魚，將兩劍斜舉，一劍過頭。唱第二句時，將劍分在左右旋轉，并配合劍式轉身在小邊台口轉身亮相。將雙劍交叉在頭上方作一斜十字。唱第三及第四句時是用鴿子翻身的身段，將劍一前一後的分別向前衝刺，再移身到大邊台口，將兩劍平舉蹲身亮相。在翻身時，魚鱗甲張開，目隨劍轉，純見工夫。唱第五第六兩句時係雙手測劍左右迴旋在台中有一小亮相，雙劍分別反刺，然後躍起，轉向小邊九龍口處，將雙劍交叉到地臥魚兒亮相。唱第七句時是在大邊台中亮相，但身段已經不能記憶了。最後棄場歸中，合劍亮相。這個亮相與梅之霸王別姬中唱二六開始的亮相同。以後便是奏夜深沉曲子的舞劍了。他的劍套子，似較梅爲簡單。所用的劍似較梅爲短。或許因爲他的身子長，所以就顯得劍短了些。他刺劍，測劍，掄劍的尺寸都相當的快，腕子上亦見工夫。但有時出

劍不能平行，在動作的美觀方面，就要深打折扣了。因他深具太極拳的工夫。所以在推手，踢腿方面顯得特別中看。他雖然在中年後身體發福，顯得是膀大腰圓。但他在翻身，下腰等動作上，還是很干淨俐落。并不虛應故事。

最爲難能可貴者，是他在這場時間較久的歌舞之中，聲不斷，力不竭，不氣喘，不顏汗。這就看出他的深厚功底來了。

記得有一次是在北平中和戲園看他的紅拂傳。正是溽暑薰蒸的六月天氣，他還是從容依舊，那晚前面的一齣壓軸好戲是芙蓉草和王少樓的坐樓殺媳。兩人都使出絕活兒互相卯上。堪稱是驚人的表演令人畢生難忘，較之小翠花，馬連良之殺媳，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容於另篇詳述之。舞畢之後，侯伶撫髯大笑，完全發自肺腑。此點縱是小節，但他絲毫也不放過。令人過癮的地方，就在此處。

臨別之時，虬髯念：「賢弟，一妹，愚兄此去，今日不能相見。他日東海之上，有傳聞異事，乃愚兄得意之秋，那時賢弟一妹可以酌酒遙賀。愚兄就此去也。」然後於唱兩句散板之後跨馬揚鞭，叱叱風雲而去。這時台下一定是有采的。

作配角，能到如此搶鏡頭的程度，亦屬不得多見也。綜觀紅拂傳一劇，雖不失爲一齣每演必滿的好戲，但仍屬於人保戲的一種。如是換了一個虬髯公或不再是李洪春的李靖，那這齣戲就會相形失色而引不起高潮，所謂戲在人演，誠哉斯言矣。